



为我留扇窗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云

—2—

民宿里的餐厅，更是深谙“秀色可餐”的真谛。巨大的观景窗，宛如一个神奇的画轴，将夏日午后葱郁的山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食客面前。窗外，山峦如凝固的绿浪，层层叠叠，汹涌地扑向目力难及的天际，空气中仿佛能拧出草木的清冽汁液。窗内，面对满桌当地山野赐予的佳肴——鲜嫩的方竹笋、菌香浓郁的牛肝菌、土家人巧手腌制的腊味……食客们的目光，却总被那无垠的绿意牵引。筷箸的起落间，夹起的不只是盘中山珍，更有窗外那铺天盖地的、令人心魂震颤的生机。此刻的窗框，如同一条无形的界河，此岸是舌尖上滚烫的人间烟火，彼岸是亘古沉默的永恒自然，身处其间，人虽渺小如芥子，却又因这扇窗的连接，奇妙地获得了某种俯仰天地的从容，天地至味竟在窗框内外同时铺陈开来。

窗，不仅是民宿的独特馈赠，更是桥头镇对公共空间的慷慨表达。桥头村上那间气质卓然的农家书屋，临湖一面全由通透明亮的落地玻璃构成。择一临窗的位置坐下，翻开书页的刹那，无须刻意抬头，余光便能轻易捕获窗外流动的鲜活画卷：背着竹篓的农人踩着青石板路缓缓走过，几只羽毛鲜亮的鸟儿悠闲地落在树干上，远山温柔的轮廓在薄雾里起伏。书页上的字句与窗外的自然生息奇妙地交织，书中的哲理与尘世的烟火，在目光的流转间悄然对话，宛如窗框内外进行着无声而深邃的交流，文字在此刻获得了泥土的芬芳，而风景则浸染了智慧的微光。

然而桥头的窗，远非仅止于明净的玻璃。在镇子的僻静处，我偶遇了一群美术学院的学生。他们散落在僻静幽深的湖畔边，虬枝盘错的古树旁，那一一张张洁白的画纸，便是他们随身携带、最为轻盈而深情的“心窗”。小杨专注地握着狼毫，笔尖蘸取着炊烟的颜色，手腕轻转处，三多湖的水波竟在纸上荡漾开

来，青石板的沧桑、山间云雾的缥缈、若即若离的白塔，还有土家人衣饰上跳跃如火焰的彩线，甚至古树皮纹里蕴藏的故事……桥头镇那些难以言传的韵致，都被她的目光捕捉、被她的心灵驯服，最终定格于一方素纸之上。她神情专注，仿佛在履行一项神圣的契约——将这方天地的魂魄，通过纸这扇无形的窗，小心翼翼地拓印、封存下来，以便带往山外更广袤的世界，让桥头的秘密在别处生根发芽。

—3—

桥头镇最神秘、最令人思绪翻腾的“窗”，却深藏于半月形的藤子沟水库。水面浩渺，平展如镜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苍翠的峰峦，澄澈得能照见人心底的微尘。当地老人低沉的嗓音里，藏着悠远的故事，这平静的碧波之下，沉睡着旧日的故园。那些曾驮负过无数足迹、听过欢声笑语的老石桥的脊梁，那些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玉的青石板老街的纹路，那些土墙黑瓦、曾飘荡着灶火饭香的房舍残骸……都被这片巨大的、液态的“窗”温柔地覆盖与封存。

缓缓划向水库中央的小舟，桨叶拨开水面，涟漪如心事般荡开又复归平静。俯身凝视这深不可测的碧绿“窗”面，阳光直透下去，水波光影变幻，恍惚间，仿佛真能窥见水底世界的轮廓——那并非清晰可辨的街衢巷陌，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带着冰凉水汽与无尽时光的幽暗意象，是岁月与遗忘共同织就的巨大、朦胧的影子。一个模糊的、拱形的轮廓在深处若隐若现，那会是老石桥不甘沉沦、依然倔强挺起的背脊吗？又或是某座祠堂残存的梁柱，仍在无声诉说着族群的过往？它们静默地躺在冰冷的库底，成了被水封存の古老标本。水面这扇巨大而沉默的窗，无情又慈悲地隔开了两个时空：上面是阳光照耀的新生，下面是水流守护的旧梦。透过这扇液态的“窗”，我看到的不是具象的断壁残垣，而是整个消逝的旧迹所散发出的、庞大而期冀的磁场，无声地吸附着凭吊者的目光与思绪。

暴雨突至，雨滴在玻璃上炸开成百上千个微型水洼，每个水洼里都倒映着桥头的灯火，如梦如幻。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镇子，人们需要无数透明的窗口，来确认自己与广阔世界的联结。

—4—

烈日高悬，我踏上返程之路，回望处，那行大字——“人到桥头自然值”被烈日的金辉涂抹得愈发耀眼。曾经心中高悬的问号，此刻竟被多日里收集的无数扇“窗”悄然抚平，熨帖成一种笃定的答案。

值在何处？值在民宿那面通透的窗，将三多湖的绿涛与星辉推送至枕畔，让自然的呼吸成为安眠的摇篮曲；值在餐厅凭窗远眺，食物滋养着肉身，而风景则滋养着灵魂，完成了一场双重盛宴；值在书屋的明窗下，字里行间的智慧与林间的鸟语、湖面的波光达成了奇妙的共振；值在年轻画者手中，那方寸素纸之窗，竟能将瞬间凝为永恒，将此地独特的风骨与精魂，传向远方，成为不灭的火种；更值在三多湖那面深邃如谜的水之窗，它无言地收纳了过往的悲欢离合，让消逝并非彻底的终结，而成为一种沉潜于时光深处、可供后人凝视、遐思与汲取力量的深沉存在。

桥头镇的慷慨与智慧，在于它早已备好了无数这样的窗扉——玻璃的、纸质的、水做的乃至心造的，只待过客抬手，推开属于自己的那一扇风景，以及风景背后无尽的幽微、辽阔与生命的顿悟。桥头的窗，是热情的邀请，是珍贵的馈赠，是记忆的容器，更是独特的观看哲学。它让风景长驱直入庸常生活，也让琐碎日常得以向永恒的壮美无限敞开。当我渐行渐远，桥头镇并未在我身后轰然关闭，后视镜里，层峦叠嶂渐渐模糊，整个镇子凝缩成一个小小的、明亮的窗框，镶嵌在绿色的画布上。我知道，我已在此处悄然留下了一扇无形的窗——它由目光、记忆和文字砌成。透过它，三多湖的绿意仍会奔涌，画纸上凝固的溪桥烟雨仍会潮湿我的思绪，三多湖水下那沉默的旧梦，仍会在某个沉静的夜晚泛起微光。

打开行囊，发现笔记本里夹着小杨送的素描：我坐在书屋窗前，背后是整片流动的云海。画纸空白处写着：“给你也留扇窗。”



二黄坝楼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

“碉楼高耸入云天，青石砌就老宅院。历经百年巍然立，珍贵遗产永流传。”在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龙滩村3组，有一座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碉楼，名叫“二黄坝楼子”，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近日，我和两位朋友前往参观，收获颇多。

从万州城区驾车出发，大约30公里车程，即可抵达二黄坝楼子。

二黄坝楼子因坐落于二黄坝院子而得名。此为一处上百年的农村老院子，既有传统民居的枯藤老树、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观，也有炊烟袅袅、鸟语花香的人文景观，古朴中透着厚重，沧桑中藏着底蘊。

二黄坝楼子坐北朝南。一块立于楼子前的石碑上介绍：“二黄坝楼子，建于清同治年间。石木结构，四层楼，穿斗式梁架，青瓦攒尖屋面。占地面积49平方米，通高14米，是研究万州寨堡文

化的重要实物资料。”

据考证，二黄坝楼子的建设与清代“李蓝”之乱有关。清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、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李永和、蓝朝鼎、蓝朝柱等人领导反清农民起义。义军自云南昭通起义后，队伍发展到30余万人，活动范围遍及滇、川、鄂、陕、甘5省。土匪趁乱危害一方，官军疲于奔命，一些大户人家只得“即岩为碉”“就岭为楼”，砌筑坚壁高墙以求自保。为此，生活在万邑市郭里一甲太瑶溪（现万州区太龙镇太阳溪）的魏家两房先祖先在罗家湾（现太龙学校正对面）建起一座带碉楼的宅院，弟弟魏成谟也在二黄坝建起一座更气派的碉楼。后来，罗家湾楼子完全被毁；二黄坝楼子围墙虽遭破坏，但碉楼主体幸运得以保留。

我们在管护人向先生的带领下，进入楼子内部参观。随着“吱嘎”一声响动，一楼的实木大门被打开。我们惊奇

地发现，历经百年的楼子墙体依然严丝合缝，每块条石之间的缝隙，居然都是用糯米熬成糊和着石灰浆密封的。

上得二楼，没有窗户，只有四方共八个銃眼。銃眼又称“射击孔”，为古代传统建筑之牛马墙（城墙与城壕之间的墙）、敌台（城墙上的防御塔）、隘门或民居门楼上常见的小孔，外小内大，呈漏斗状。这样设计的好处，就是射手在射界上、视野上都比较宽泛，有利于更好地瞄准目标，发挥火力优势。

二黄坝楼子的第四楼，有一个独特的地方：墙体四壁和四角延伸出12组条石挑梁，上立木柱，凌空架起一圈悬空木质回廊。这个回廊，平时可观景、晾衣晒物，遇匪徒来犯，则可居高临下，抵御敌人。

历经百年风雨的二黄坝楼子保存完好，成为研究万州寨堡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